



昆明，从我第一脚踏进这座城市起，已经居住了近二十年。它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平坝，为云南第二大坝子。曾经的稻田万顷，现在是高楼林立。“昆明”一词源于古代少数民族昆明族的族名，属氏羌人后裔中的一支，族群之名派生为地名。

昆明有3万多年的人类生活史，2400多年的滇中文化史，1200多年的建城史。元代著明政治家，成吉思汗西征时的帐前侍卫赛典赤，至元十一年被派到云南建立行省，他奏请设立云南行中书省，云南首次以省级行政单位出现，规划市中心，修建学府，大兴水利，惠及后世。五百里滇池，水源35条河流，排泄口只有一处——海口。雨季泄口泥沙淤塞，海水倒流，淹没田舍，倒灌入城。治水大军，北部九十九泉引入盘龙江，修建后人称为“春城头上一碗水”的松华坝，赛典赤骑着毛驴上任。一生廉洁自律，造福百姓累死。后人描述送葬的场面是这样写的“远近闻之，如丧父母……”号泣震野，百姓巷哭，连日不绝”，为老百姓做过好事的人，人民群众是不会吝惜眼泪的。

昆明人普遍的特点是淳朴、厚道、包容。和昆明人打交道，说话诚实而坦白，初听起来有点意外，有时突如其来，的真话甚至像假话，初次相聚的信赖，像他乡相遇的故友。他们不去看远处模糊的东西，而是认认真真做眼前清清楚楚的事情；他们不去羡慕别人的荣华富贵，也就避免了不必要的烦恼；他们不为自己制定好高骛远的目标，懂得生命只在于今天，把一代人做的事，干得扎扎实实，一代接着一代人做。

昆明人爱说老乡，但他们不太提京城里的大官，也不说富豪榜上的商贾，直接说：郑和、聂耳、兰茂……是我们昆明人。1371年，郑和出生在昆明滇池畔的晋宁县，从小在滇池边长大，常在湖中游泳，会说阿拉伯语，聪明伶俐，机智深远。十二岁进宫受宠，才德出众，慧能超群，被皇官高僧道衍所召，接受菩萨戒，取法名福善。自1405年至1433年，他以熟悉双种语言，前后二十八年，率二百余艘远洋船队，两万多名将士，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太平洋上，劈波斩浪，七次远航印度洋、大西洋，遍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早八十多年，比麦哲仑环球航全球早一百多年。郑和是第一个从滇池走向世界的人，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航海家，是世界海洋第一人。他的航海之行没有用武力征服威胁任何一国，而是将中国的丝瓷产品、农贸产品、工艺技术，传播到其他国家，为所到之处的和平与发展贡

献中国智慧。他奉旨最后一次出使西洋，返回途中，辞世于印度南部西海岸，时年63岁，赐葬于南京牛首山。郑和下西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拓展，为今天“一带一路”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我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路线走了一趟，在东南亚等许多国家，把郑和奉为神明，立庙祭祀，立碑纪念，立馆展览，难怪昆明人引以自豪。

约五百年后，1912年的一天，昆明甬道街72号那家成春堂药店关着门，门上贴着“本店一周内谢客”的告示。那天在药店二楼的店主聂鸿仪的主卧里，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啼，奏响了一支欢快的生命交响曲。这户人家的孩子从小喜爱音乐，乐感十分强烈，耳朵十分灵敏，这个孩子就是聂耳，20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占东北，铁路伸向华北，聂耳带着满腔激愤创作了三十七首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是当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候，以铿锵有力的音符，发出愤怒的号角，唱出民族的呼声。当时，这首歌不仅唱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而且欧洲、美洲一些国家的电台经常播放。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议这首歌为国歌，同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大典，作为国歌唱响。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昆明人为此感到振奋与骄傲，把聂耳就读的学校取名为昆明学院，还办起了聂耳音乐学院。

昆明人在交谈中，自豪地还提起一个人，他叫兰茂。我拿着这个名字，读《中国药学史纲》，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兰茂所著《滇南本草》对中国古代药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兰茂在祖国医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兰茂自幼天资聪颖，酷爱本草，走遍滇南，遍尝百草，采集标本，绘制图形，搜集单方，几十年如一日。后隐居乡间，采药行医，潜心著述，设馆授徒。四面八方求医者络绎不绝，他看病无论富贵贫贱一视同仁，医德高尚，名扬四海；医术高明，药效奇特。省内外广泛使用的“复方黄石感冒片”“灯盏花注射液”“复方抗炎片”是根据兰茂方生产被广泛应用的。《滇南本草》成书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早142年。全书约10万字，介绍药物544种，附方600多个，有37种药物受到国外医学界的高度认可和学界推崇，并被东南亚各国所采用。兰茂的医学著作还有《医门摘要》，上卷论脉法，下卷论方症。他涉猎广泛，爱好音乐，颇有造诣，著有云南第一部声律启蒙读物《声律发蒙》，在中国音韵史上树起里程碑。兰茂爱好文学，撰写了云南第一个南曲剧本《信天风月》，晚年以诗为伴，他的价值被千秋颂扬。昆明现在还有多少兰茂似的人物，是社会的财富，人才并不

全靠培养，更是发现并真心扶持。昆明滇池里的金线鱼赛过长白山的人参，昆明地区种类繁多，药效独特的药材是云南天然药库中的奇葩。

昆明的云，是天上流动的诗歌。我在昆明见过一次难忘的彩云。那是十年前，临近中秋的一个上午，西藏来了一个党外人士代表团，我领着他们参观官渡古镇的十相自在塔。八百年前一位云游四方的高僧建此塔的初衷是，护佑所在地的昆明，吉祥圆满，眷属和睦，夜梦吉祥，身心安康，去处通达，所求如愿。正当他们在塔前盘腿端坐，仰望天空时，忽然，一位年轻人大声喊道：“快看，彩云显现了。”大家向上仰望，只见火红红的云彩依次照亮。云是水做的，阳光透过水汽，随着云层移动，毛茸茸的云层不时轻盈疏落，屈卷轮滚，飘散聚合，色彩形状变化莫测，刚才是粉红色，一会又是浅绿色，又变金黄色、铁灰色、灰白色，有时几种色彩交相辉映。太阳像牛车轱辘那么大，像炼化的铁水一般红艳，迅速地云层里窜动。代表们精神振奋，双手合十，朗朗祈颂，祝愿这彩云给昆明人带来吉祥安康。昆明的云如锦，如画，如诗，如歌，离奇变幻，灵动飘逸，有重如铅锭的乌云，轻如披纱的残云，有巍然屹立的停云，哀哀怨怨的愁云。

昆明的花，是春城亮丽的时装。描述“春城”状貌的诗句数不胜数，首提“春城”者是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最常用、最贴切、最出名的是“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新。”翻开历史，杨慎生于四川，36岁“被逐罪臣”离开京城来到云南，在西山脚下，滇池湖畔住了30多年，创作了许多传世佳作。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来自他所写的《廿一史弹词》第四段。昆明街头，夏天可以看到穿着皮衣的行人，冬天可以看到穿着绣花布鞋、披着五彩绸巾的新娘头上的马头，头上插着鲜花；在城郊肥沃的农田里，犁地的牛头上插着鲜花；穿着绣花布鞋、披着五彩绸巾的新娘头上也插着花，现代婚礼中迎接新娘的豪华车队，都被鲜花装饰着。花是春天的颜色，春天的标志，春天的情感，春天的报告，昆明是实至名归的“春城”了。斗南更是全国知名的鲜花种植基地和市场集散地，这捆花今年还在昆明，今年就在北京的会议室中摆放着；这束花

早晨在昆明，晚上在巴黎机场将它送给客人。昆明花的品种太多，很多连园艺家都叫不上名字来；昆明花的色彩太艳，很多连画家都调不出颜色来；昆明花的形状太奇，很多连作家都找不出词句来描述。

昆明的水，是城市灵动的明眸。昆明是个水城，穿城而过的有盘龙江、大观河、宝象河，还把滇池当枕头睡，又怀着美丽的翠湖。四周山上的溪流如蛛网，泉眼如蜂窝，据说城市蓄水面积和威尼斯差不多。单说滇池，远望烟波浩瀚接天河，日浪悠悠通天地，水鸟贴着水面低飞觅食，小舟载着帆叶若隐若现；近看，排浪裹着白色泡沫翻滚着冲向岸边，带着腥味的海风清新扑面。滇池宽阔的面目一日之内，随着天际日色、云彩的变化而变幻无穷，既有湖泊的秀丽，也有大海的雄浑。

在滇池喂鸥是人生一大快事。昆明人都记得，1986年秋天，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一群海鸥，小巧而清俊的身子，尖尖的红嘴，通体雪白的羽毛，宛如天仙，蔚为壮观，几乎遮住了昆明小半个天空。此后，到滇池过冬的海鸥逐年增多，它们一层层、一片片从湖面腾起，转眼，遮天蔽日，满天都是悦耳的鸣叫声和不停拍打着雪的翅膀。有时又齐刷刷地飞落，漫天飞降，纷纷扬扬，像一场大雪将湖面完全覆盖。滇池大坝是昆明人亲近海鸥的最好场所，那四五公里长的堤坝，地面熙熙攘攘，人潮涌动，空中海鸥翻飞，欢声鸟鸣，人们手里拿着面包、饼干，掰下一块块投向空中，成群结队的海鸥飞速地从人们头上掠过，敏捷地衔走。

“海鸥与老人”的故事，在昆明家喻户晓。一位平凡而善良的老人从大批的海鸥飞抵昆明起，每年拿出自己的积蓄，买来新鲜的面包，来到滇池畔喂海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老人认识海鸥，海鸥熟悉老人，从最初的人往空中投食、鸟在飞中抢食，到海鸥落在老人身旁、老人亲手喂。后来老人不幸去世了，大批海鸥仍然云集在老人常到的堤坝附近，飞舞啼鸣，不忍离去。好心人将老人的照片放大装在镜框里，插在湖畔，成群的海鸥飞过来，或轻轻地落在镜框上，偏着脑袋左看看，恋恋不舍，或在旁边上下飞舞，吱吱啼鸣。

从古至今，唐、宋、元、明、清历代学者鸿儒、文人墨客，以雄文华章、诗词歌赋、碑刻楹联，倾情讴歌昆明的风景名胜。元代王升的《滇池歌》首次提出昆明八景，被称为昆明元八景。以创作“八景诗”来赞美一地的风景，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清咸丰年间，昆明平民画家张士廉作了一组《昆明八景图》邀请文化人前来配诗题词，以诗配画，诗传画意，画展诗情，这八景流传至今。1991年新闻媒体发起“昆明新景大家评”的

活动，1992年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布了“昆明十六景”。其中既有老“八景”中的古迹，也增加了新的胜景，昆明的美是天下美中的最美。清乾隆年间布衣寒士孙翁翁180字的对联被称为“天下第一长联”，这是精神的；距离市中心40公里的石龙坝电站，是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这是物质的。中国大部分城市夜晚尚处于黑暗的时候，昆明的夜晚却大放光彩，中国大部分市民早餐稀饭、馒头的时候，昆明的许多市民开始泡咖啡、吃面包。

在昆明，不登西山看日出，到了昆明也枉然。我曾在普陀山看过海上日出，在九华山看过云中日出，在峨眉山看过山顶日出，都各有特色。但记忆中，最瑰丽、最壮观、最难忘的一次看日出，却是在昆明的西山。昆明人把西山比喻为睡美人，从城里看，西山的造型特别美，它就像一位仰卧的美人，面庞清秀，乳峰丰润，腰身细长，飘动的长发渐行渐远，最后隐藏在滇池边雾蒙蒙的天际，线条柔和优美，姿势恬静淡雅。难怪明代被流放于云南的状元杨升庵在西山安居度年，建于明朝的升庵祠就坐落在山下的从林间；云游大侠徐霞客在西山歇息流连，并在他的游记中细致描述了此间的迷人景色；还有传说，朱元璋的长孙建文帝从南京逃难到云南，也曾在此挂单驻足。

我在西山龙门看滇池，也是一个早晨，纵目远眺，滇池一望无际，尽是粼粼微波，水平如镜，东方的霞霞越来越红了，渐渐地，整个滇池和天空都仿佛着大火似的，火红一片，那水与天仿佛都被大火熔化成一起，分不清界限，转瞬就在这红海深处冒出一个更红、更亮的圆滚滚的火球，越冒越高，不经意间明亮的火球跳出红色的滇池水面，稳稳当当搁在水上。不久，天空水面的颜色变得橙红、橘红、粉红，太阳在云层里辐射出万道明亮的光柱，西山、滇池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美丽的金光。看着眼前的一幕，瞬间，时间停止了，心情点亮了。

如果曾经把教育作为一个城市的灵魂，昆明有一文一武两所名校，陆军讲武堂，共和国的首位元帅朱德委员长、南亚两个邻国的国防部长出自这所学校。西南联大，“两弹一星”的骨干力量，诺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众多两院院士出自这所学校。如果把文化景观作为一个城市的形象，昆明有双塔烟雨、筇竹罗汉、曹溪印月，都是历史人文景观的融汇。如果自然景观作为城市的名片，昆明有石林奇观，九乡洞天，睡美人山，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独一无二。昆明市是一座让人不惜笔墨书写和大大赞美的城市，今天自然、生态、气候、文化、风情作为资源的文化旅游产业方兴未艾的时候，昆明要拥抱宾客，拥抱世界。

红船

陈海金

红色的记忆
在七月的思绪里悠悠浮现
一张历经沧桑的脸庞
沐浴着共和国新时代的阳光
深情地注视着平静的南湖
那里，每一片涟漪
都闪烁着前赴后继的名字
那里，每一簇浪花
都回响着革命的宣言

曾几何时，祖国
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
山河破碎 水深火热
南湖，成了一双渴望的眼眸
一艘丝网船
危机四伏 动荡飘摇
倔强地燃起革命的烽火
寻觅一条拯救的路线

一个光辉的摇篮
孕育了镰刀的锋芒，开天辟地
成长了铁锤的力量，冲锋陷阵
以信仰传承 以使命担当
红船，承载着党辉煌的纲领
党的心中，装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排除万难 乘风破浪
向着新的征程启航，启航
驶向幸福的彼岸

德厚之水

肖佑良

——
四处流落之水
就这样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如众多民族在党的领导下
团结一心，开出五十六朵花的海洋

感恩于德厚水库区民众的付出
感恩于伟大的党
成就了德厚之水，厚德之水
党心民心，似青山绿水，如鱼水情

——
作为生命之源
水给予自己的自由，也给予了万物的自由
水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万物
在伟大与平凡之间，在党组织与民众之间
都是鲜花与绿叶的关系
都是树枝与树根的关系

不论在前台或幕后
为生命之源付出的人们
千秋万代，功不可没

三
一滴清水的孤独与渴望
向往着一潭清水
一潭清水的沉着与冷静
期待着汇入一条清清的河流

水浊则世态浊
水清则世态清
德厚之水，厚德之水
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大地与青山
养育着我们，生生不息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对涌泉之恩，何以回报

一方水土养一方山
山的脊梁，水的脊梁
都是我们需要的脊梁

抵达黎明

陆永奎

这条路已接近黄昏
只有我亮光的双眼依然
缠绕着风中摇曳的风景
不停向前行
一切从黑暗中降临
又从黑暗中结束
所有虚幻的曲调
在歌唱着重复
也重复着歌唱
给我一双救援的手掌
就可抵达黎明
也只是一双救援的手掌
会在干瘪的藤条上
开出花来
黎明的晨曦
洒满天光的街市

故乡的百年书香

叶浅韵

我母亲坐在沙发上，翻阅一本沉甸甸的书，图文并茂，人亲意重。她不时指着书中的人物，跟我说起往事。一些人，是传说，一些人是亲眼所见。这本叫《书香百年》的书的主编之一李学彦，他的母亲与我的母亲相熟，算起来我们是远房亲戚。乡间女人对女人的赞美，她们像是词穷了，彼此都用这三个字：太厉害了！学彦兄长能文能武，修养学养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而另外一个主编王正雷，母亲是不知道的，对我也算是新朋友。他从外乡来到西泽担任校长时，西泽辉煌的教育已经远去了。每当我与王（明功）老在一起说到家乡教育时，用“痛心疾首”这几个字最不为过。宁老是宣城乡贤，西泽的旗帜，无论为官为人，还是做学问，以及对后辈人的扶持关心，都堪称楷模。我们希望有一双力挽狂澜的手，重新托举西泽教育的辉煌。这个人，他真的就来了。为此，我是本着一颗崇敬之心走近他的。后来，因为这本书，我的崇敬之情又深了一层。

有人说西泽是一个文脉昌盛的地方，不仅山苍水秀，水活石润，更有高人韵士，文章达贵。五山四水之间，尊师重教，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耕读传家，由来已久。我记得小时候的事，老人教导小孩子，绝不会烧掉任何一张带字的纸，要不会瞎掉三年的。对于知识的

尊重，对老师的爱戴，潜移默化，深入人心。我奶奶一辈的老人中，有两个是识字人，她们戴着老花镜看书念经的样子，像是小村子莫大的荣耀。不识字的人被叫做瞎眼睛，被他们自己和别人当成调笑的一句话，不时就上来一句：我么是个睁眼瞎，某某么是个识字人。识字，曾经是乡村人最实际的一种理想。

小时候，村子里的人说起戈平小学时，方言里叫做果撒小学。特聘脚的名字是一种符号，我奶奶一辈的人说起话来，小心翼翼，就像端着一盆珠宝玉玉。那时，我还小，日本早稻田大学，我只听懂了“稻田”二字。特聘先生在一百年留学回来，就投身教育，用先进的理念回乡办学，造福桑梓。开设的课程即使到了今天，也还是新式的教学。所以，著名学者石鹏飞先生盛赞这所百年小学的两个字“老”和“新”，真是意蕴深深啊。这所小学曾有四位学子考取西南联大，其中一位叫符于周的老先生还教我的地理课。

我父亲也毕业于这所小学，后来他考取了宣城一中，但爷爷以家贫子稀为由，阻止了他的求学路。姑父后来一次次说起宣城一中的大红榜上还写着“魏成华”三个字，父亲已经没有了失学的黯然神色，他扑进另一种生活，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母亲是严厉的母亲，父亲是仁慈的父亲。父亲的宽阔豁达中，

蕴含着不动声色的施爱，我想是这一定是教育中最重要的成色。一个幼年丧母的孩子，一个摔跤下去只会叫一声“哎哟多耶”的孩子，他的世界是残缺的。但这种残缺并没有影响到父亲对他的爱，父亲拥有宽广的爱人之心。从生产村长到村公所文书，再到乡政府工作，父亲用他所能，对需要他的人敞开自己。有时，他像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凡是需要，即使力所不及，也觉得是一种责任。就比如那些常年有来给父亲借学费的亲戚们，父亲即使没有，也要向别人

借来，再转借给他们。

那时，女孩子读书，也还有人诟病。有个亲戚常这么跟我父亲母亲说，小姑娘读什么书啊，读多少也是人家的白读？我母亲却威肋我，如果不好好读书，将来一辈子会成睁眼瞎。我父亲总是宽厚地笑，他说，戈平小学的校长符琳玉就是女校长呢，没准我姑娘以后也能当校长呢。符琳玉是特聘先生的女儿，传奇乡里，但也英年早逝。关于她的更多故事，至今我也不甚明晰。但她给我的人生指向了另一种可能，让我觉得女孩子也能做成许多大事。

如今，我一直觉得我是干银行的人，我想我最好的职业应该是成为一名老师。可是造化弄人，学财政专业的我居然成了一个作家。每当我在一些学校里跟孩子们讲课，他们叫我魏老师或是叶老师时，让我顿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我自己一直在通向理想的道路上奔跑。许多年前，我曾在财政局组织的培训班上担任过珠算老师，学员中有父亲的朋友，当他们向父亲夸奖我在台上当老师这事时，别提我父亲有多高兴了。

后来，我一次次地走近戈平小学，恍然中会觉得看见父亲的少年时代，从高高的石坎上，踏着铃声，冲向操场。柿子树上，挂满了冬天的绚丽。他与同学们踢着石子，穿过竹林，穿过两排古老





云南日报文学奖
YUN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

第十三届

主办
云南日报文教科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4789789aaa@163.com